

几天前,我陪伴数年的一个家庭紧急预约了一场咨询,希望帮助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处理好生离死别的伤痛。

22年多来,我陪伴过很多孩子及成人面对丧亲之痛,面对亲人正常与非正常的离世。而这一次,有些不同——逝去的,是他们的家庭新成员、一只名叫星灿的5个月大的哈士奇狗狗。

星灿的名字,是爸爸想到的。因为儿子说希望狗狗的名字与自己的名字能有关联,而它来的那晚,星光满天。爸爸说,希望它的生命也能很灿烂。儿子非常满意,立刻点头同意,仿佛青春期的叛逆瞬间烟消云散一般。

星灿的到来,原本也是因为儿子。为了让儿子有比电子产品更健康的玩伴,为了让亲子关系多一份联结和亲密,“恐狗”多年的妈妈,毅然决定接受挑战,希望

总有一种存在 令人慈悲满怀

林紫

自己能为了儿子而克服恐惧,只是,她确实还做不到长期与狗狗共处一室,所以两周后,星灿的小屋从室内搬到了庭院。

没过多久,孩子发现星灿有些咳嗽,于是反复提醒爸爸带它去看病。可是,爸爸太忙,直到两周后才带星灿去医院。又过了两周,医生来电说:“病得太重、无能为力,请考虑安乐死吧……”

爸爸愣了一下,然后偷偷地哭了。他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赶到医院与星灿告别,同时开始担心起儿子。本就“毛焦火辣”的青春期父子关系,会不会因此而出现更大的危机?儿子的情绪问题会不会就此加剧?

咨询室里,我先单独跟孩子会谈。孩子哭了一会儿,渐渐平静下来后,我请他闭上眼睛,想像星灿就在面前,然后把心里想对它说的话都说出来。孩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星灿,对不起,我们没照顾好你……”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以什么形式存在,我都想让你知道:你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都爱你。妈妈不让你进屋里,不是因为她讨厌你本身,而是因为她讨厌病菌;爸爸没有及时带你看病,是因为他的事情真的太多多、家里家外都需要他……希望你不要怪他们……”

当我征得孩子的同意,将这

段告白的录音放给他的父母听的时候,妈妈放声大哭、爸爸也红了眼圈。他们说:“没想到,孩子比我们以为的要宽容和成熟得多……原来是我们要向他学习……原来,我们可以更信任他一点……”

我轻轻点头,然后也与他们一起,向此刻以新的形式存在于新的时空的星灿致敬,感谢它的生命,虽短暂,却照亮了亲子关系中曾被冲突掩盖的慈悲与智慧,让父母与孩子彼此看见、相互温暖。

这个历经磨难而始终有爱的家庭,很愿意将他们的经历和感悟分享给更多的父母,也很希望,用文字记录下星灿的名字,让它幼小的生命继续散发爱的光芒。

爱如常在,彼岸花开。愿:每一个家庭都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

有人在我身后“嘿”了一声,我回头。笑容可掬的汉子问:还认得我吗?

阿三啊!不仅我认识,当年我们这条弄堂里的人都认识他。那是20多年前,进出弄堂的邻居突然发现弄口的垃圾桶旁多了只旧的打气筒以及半盆清水、一只小竹凳,这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占据了墙角旮旯,准备做他的修车营生了。

刚开始,他的境况还不如住在垃圾房的三只垃圾桶。为挡风,他贴着墙摆摊,眼睛微闭着。和阿三的沉默相反,他老婆声若洪钟,一开口能从弄口直达弄尾:“阿三吃饭喽!”“下午去搬50斤大米!”“阿三,这半天做了几笔生意?”我们对阿三家的大致了解都是从女人的言语中获知的。

阿三的修车摊还兼做擦自行车的业务,人家擦车用废弃的旧布料,阿三却阔绰得很,他用雪白的棉纱袜擦,手工费不过几元钱,一双袜子的代价不便宜吧?再看阿三,袖套是剪掉袖头的尼龙袜,自行车架上绑打气筒、破脸盆的绳子是一只只腈纶袜接起来的……就像变戏法似的,阿三裤袋里塞的也是袜子,用来代替手帕,左袖右掏全是袜子。那日请阿三补胎,有了和他交谈的机会。原来阿三是老三届初中生,从袜厂下岗时,厂里发给他们每人一大包各式袜子,难怪他有丰富的袜子资源。阿三的开场白:“阿拉这代人苦哇!”怎么个苦法?他自有论点,“困难时期”‘上山下乡’都遇上了,结婚了,偏偏还是三代人挤一起‘螺蛳壳里做道场’,日子刚稳定又‘下岗’了。我儿子15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大得像只狼,你说我一个男人不出来赚点小钞票补贴家用怎么行?”我问他诉说,只有点头的份儿。

转眼,阿三在弄堂口落户已有两年。他早已不满足昏晃里唱戏,那摊子越铺越开,待修、待擦的自行车随意停靠,他生意红火了,却苦了进出弄堂的居民。现在的阿三不再客气地避让居民,而是我们得避开那些车和那些散落一地的零件。老婆也成了阿三的贤内助,擦车的事她全包了,除了擦车,她还有至关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全心全意照顾阿三的营养。忙中偷闲,她时常会小跑着回家捧来半只冰西瓜,或是一搪瓷杯百合绿豆汤。看着阿三吃光,她不沾一口似乎也消暑了。

那日又去补胎,阿三断定我的车胎是被马路上的玻璃屑戳破的,他很气愤,我则感慨,阿三赚的是辛苦钱,他是不屑于做撒玻璃屑这种事的……等他补胎时,听他们夫妇在商量家政。女人的弟弟搬了新居,送什么上门礼呢?女人说送钱,阿三嫌俗气,最后定了调子:送只微波炉,既体面又实用。接着女人说要添根金手链,阿三毫不迟疑,大手一挥:“不要管钞票,只要看式样,戒指戴了也不乐意。”我看到女人手上两只灿灿的金戒指,这岂不显示阿三摆摊两年的实绩……

此刻,看着眼前的阿三我甚至觉得他比20多年前圆润年轻了。阿三急于告诉我,他在路上见过我,他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小区,是他用动迁款买的商品房。现在的他,拿着退休工资,儿子也考上了公务员,两口子平时帮着照看一大一小俩孙子……

我调侃他,你老婆大概十只手指全戴满戒指了吧?阿三哈哈大笑道:“只要全家人太太平平,身体健康,金戒指算啥?小意思了!”

之一。客厅北墙上有四扇窗,窗阔很大。窗前一棵泡桐,树干挺拔,枝条丫舒展。家住四楼,而泡桐至高可及六楼,至近开窗可触及其中一枝。于是整个房间都似在泡桐的依护之下了。

四月里,春风吹,满树开放紫色的花。七月里,雷雨来,繁茂的叶片承着雨滴的那一瞬,簌簌或者唰唰,声音充满着生机。

全家都喜欢这棵泡桐,也就喜欢这窗、这客厅。有一日傍晚,我在厨房洗菜,坐在客厅理东西的婆婆突然唤我去瞧“新奇”:在泡桐、窗与墙之间,余晖照在枝丫上,透过窗玻璃将泡桐的剪影映在了南墙,而此时,窗玻璃上也留下了枝丫的深灰色投影。那两幅影子,是泡桐或沉着或纤柔的树姿,像是两幅写意

画,有繁处也有简笔,洗炼又深邃无尽。婆婆与中国画打了一辈子交道,即便如此,遇上这天然之作,亦不禁感慨起个中之美。此后,每逢晴天,我总会念着墙上的这些“写意画”,只是好难再看到。某一刻我顿悟了,原来,光线、空气乃至泡桐,日日都是变化发展着的,能够赋成那些天然画作,是一切因素的正好好、恰如其分。原来,有种美是来自恰到好处和不可预料。于这种美,我们只能安静等待并且感激。

之二。雨水多了起来,却不,却也渐渐沥沥意犹未尽似的,于是就没了寻常那点出门晃悠的心思。书读累了,无稿要赶,爱与婆婆聊天。有的老人谈话,像是行云流水地写一篇文章,满纸的掌故轶事,有趣耐品;有的老人谈话,像是细细地勾勒几幅素描,眼角眉梢额头酒窝,都要点到。婆婆有时候是前者,有时候是后者。坐在那里,起

初也许是不经意地说这两天何时才晴,那一树泡桐何时开花。然后,也许就说了春笋的鲜嫩、荠菜的清香。说到弄堂,也许就说了老底子,说到上一辈人才看过的“小热昏”。说到画,也许就说了艺术,说到了丰子恺、程十发。就这样一路说下去,想到细节了,特地多补充几句。于是在这样的聊天里,我听到了某位老家人家小姐的起伏人生,某位灵气逼人的画家的求艺经历,某位亲戚长辈的趣闻故事。聊着聊着,说者是在享受,听的人也在享受,因为总有一处情节是小辈闻所未闻闻所未见,而长于诉说的又总归是老人。

日前我专程从乡返沪投专家就診。见孩子们各有所忙,为显廉颇尚能饭焉,遂独自前往。

艳阳下等了一阵,上了公交,拉了卡,正转身觅座,司机一声吆喝:“请戴口罩!”我瞥见司机正襟危坐、口吻严峻,便立即在拎袋中一阵翻找无着后,告以无奈:“匆忙出门,忘带(戴)了!”“那就快下车!”他不以我苍苍白发而予通融。我理亏,只能应命。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挤身相向:“老先生,我有。”于是,大早逢甘霖,耗着的车辆这才关门起步。

司机履职在肩,严管把控,自然没有错。眼下举国上下一马平川的疾控大好局面原来就是这么炼成的。然而,那位女乘客的适时义举又如和风拂面,帮我盼两者并行不悖。

严管与温馨的两全其美,岂止助益忘戴口罩上公交车之孤例?我有一老友,应约赴宴,到了饭店门口,因忘戴口罩受阻,老友愤而甩袖;入席者得知,举座不爽。如今,在地铁站和不少商务楼等场所,都可以自助购买口罩,价格也亲民。其实,这位服务员只知“心往一处想”,忘却温馨的调和;为一口罩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提示简便的弥补方法,就显得循章严控有余而应变温馨不足。服务他人,只知说“不”是不够的。

盼严管与温馨并举

黄柏生

春天里的几个瞬间

舒云集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百年来,无数烈士前仆后继,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国旗,穆汉祥是其中之一。

穆汉祥出生时,全家生活清贫。父母对唯一的儿子满怀期望,从牙缝里省下钱送汉祥上学,他考取了复旦中学,坦然面对困苦的环境,埋头读书,以优异成绩毕业。1945年,考取奖学金进了交通大学电管系。他与志同道合的热心同学开创民众夜校,“要用各种教育的方式,来教育人。”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这份事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暑假,反动派开始了血腥大迫害,大批同学去解放区。汉祥认为上海更需要他,他留下了。在各种集会上,他抨击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呼吁民主和平,引起特务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他知道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但仍从容不迫地做他认为该做的事。上海解放前夕,他为徐家汇地区居民组织维护地方治安的志愿者队伍。学校被迫疏散后,许多学生对前路产生怀疑,他不顾个人安危,从隐蔽处返校做同学的工作。1949年4月25日全市大搜捕,汉祥因未住校,逃过一劫。

他终究放不下他的工作。4月30日,他又去徐家汇,在公交车上被特务当场逮捕。夜校学生小王迎面碰到他,刚想打招呼,忽见汉祥微微摇头,又迅急把头转向一边。小王知道不好,想去救,只见

交大校园里的穆汉祥

叶良骏

汉祥决绝地用目光制止他,一转身,大步向前离去。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身影,高大、挺拔,义无反顾。

他被押至警察总局,特务用有钉子的木棍打得他皮开肉绽,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汉祥一句话也不答。特务气急败坏,又用水浇、剥指甲、烧毛发……他只答以冷笑。他以最热诚的语句,劝导看守他的军警,新中国将要来临,只有放下屠刀,才有出路。军警中有些人被感化了。警察局长毛森大为震惊,三次调换他的牢房,不停更换看守。5月20日,汉祥被蒙住眼睛,秘密押至宋公园。他尽力挺住身体,不断高呼口号,刽子手吓破了胆,他们的手颤抖着。“开枪!”枪弹飞了,再开枪,还是瞄不准。毛森暴跳如雷夺过刺刀,狠狠劈向汉祥。

从颈中喷出满天的血,像火焰燃烧。他的口张着,似乎还在呼喊。黑布掉下,露出不屈的双眼,望向黎明前最黑暗的天空。

穆汉祥,交大四年级学生,这位理工男,像所有青年一样,他向往爱情,为朦胧的初恋,他写了许多热情的诗。他爱笑、爱看电影、爱与人辩论,生气勃勃,激情满怀。这一切,都定格在1949年5月20日,25岁的穆汉祥,以血肉之躯实践他的誓言,“终身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校园,穆汉祥在交大纪念碑上永远守护着光明!

七夕会

青浦因多水而称为浦,练塘的地势更低洼,所以称为塘。练塘地区河流密布,白荡接踵,湿地连绵,聪明勤劳朴实的练塘人利用这天然优势种植茭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

早春三月,水田里冰凌融化不久,茭农们挽起裤腿,赤脚下田,冰冷激骨的寒气从脚底一直透到心底,冷得钻痛心,只得不停跺脚,希望双脚暖和起来,他们把茭白苗插入水田,盼个好收成。春天末期,郁郁葱葱的茭白已长得比人高了,深绿色的叶子能滴出油来,茭农钻入茭白丛中打掉腐朽的黄叶,为的是改善通风环境,让茭白个儿长得又白又胖。

五六月份是茭白上市的季节,也是茭农最辛苦的时候。天蒙蒙亮,下田掰茭白,一行一行地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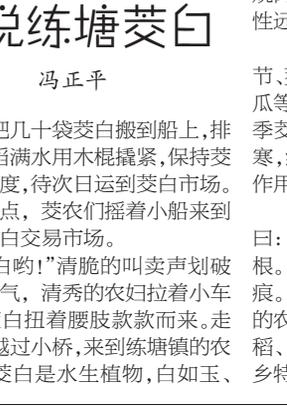
话说练塘茭白

冯正平

木的腿,把几十袋茭白搬到船上,排在船舱,舀满水用木棍撬紧,保持茭白的新鲜度,待次日运到茭白市场。凌晨三四点,茭农们摇着小船来到镇旁的茭白交易市场。

“茭白哟!”清脆的叫卖声划破薄雾,清秀的农妇拉着小车或挑着茭白扭着腰肢款款而来。走过小路,越过小桥,来到练塘镇的农贸市场。茭白是水生植物,白如玉、

暮归 (摄影)



嫩若瓜,是餐桌上的一道好作料,家庭主妇的精湛手艺可以把它做成丰富多样的菜肴,清淡的茭白炒肉丝,油而不腻的油焖茭白,浓油赤酱的茭白红烧肉,平时吃不完的茭白还可以晒成干,到过年时端上餐桌,比笋干烧肉更受欢迎,茭白干的韧性和弹性远远超过笋干。

茭白的别名很多。有高笋、绿节、茭苡、菰笋、茭瓜、水笋、高瓜等二十多种。还有单季茭白和双季茭白之分。茭白是水生植物,性寒,经常食用还具消渴、解热、利尿作用,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水中人参。

宋代理学家刘子翥有咏茭白诗曰:秋风吹折碧,削玉如芳根。应傍陂池发,中怀洒墨痕。茭白已成为练塘代表性的农作物之一,它与青角薄稻、莲藕构成了练塘三大水乡特产,享誉中外。

美食

马亚平